

面向农村读者
选刊文艺佳作
提供演唱材料
活跃文化生活
介绍文艺知识
阅读欣赏娱乐

文艺



2



大观

小说诗歌 人物特写
曲艺演唱 民间传说
电影剧照 电视插曲
文学知识 作家轶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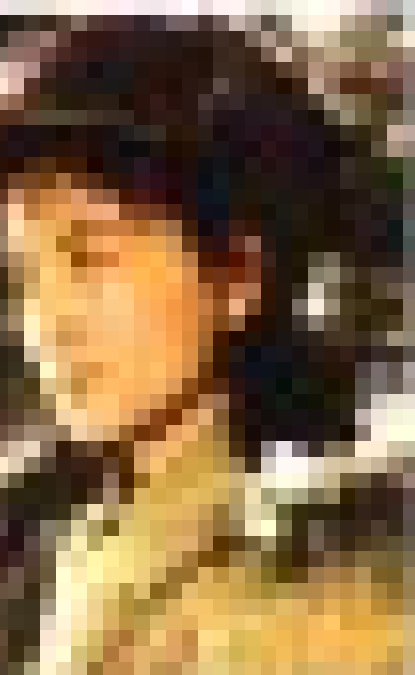
芝

文

大

观

本報為擴大宣傳，特設此欄，歡迎各界人士踴躍投稿，以資參考。



本報為擴大宣傳，特設此欄，歡迎各界人士踴躍投稿，以資參考。



文艺大观 ②

农村文艺丛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	850×1168毫米32开本	10印张	插页2	300,000字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	1983年3月第1版	1983年3月第1次印刷		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	印数: 1—28,070册			

书号: 10091·888 定价: 0.83元

目 录

文学园地

■当代创作 “黑阎王”轶事（短篇小说）——陈景河〔2〕

微 型 小 说	在同一个台上————金沙水〔12〕
	分红之后————刘庆林〔14〕
	两条鲤鱼————夏萍〔17〕
	拎黑提包的人————姜晓为〔19〕
	雾————陈国凯〔21〕

■名著欣赏 药————鲁迅〔22〕

艾青诗二首·我们的田地 人皮————〔35〕

■文坛散札 爱情是严肃的创作课题————苏溪〔40〕

多读一点好书————盛广智 钱璞〔42〕

■文学知识 莎士比亚 雨果 列·托尔斯泰 高尔基

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————树森〔44〕

民间文学 神话 二人转————江水〔46〕

■吉林风貌 在大山的怀抱里（散文诗）——党国栋〔48〕

打瓜熟了（散文）————李新生〔51〕

长白山短笛（二首）——方卉 李殿秀〔54〕

■长篇小说选载 亲仇————张国庆〔55〕

故事会

■新 故 事 周总理在延边 - - - - - 秋 明 [134]

张榜招亲 - - - - - 曲文良 [138]

巧计脱险 - - - - - 谭冬梅 王正湘 [146]

■民间故事 康熙探病 - - - - - 富育光搜集整理 [151]

西施浣纱 - - - - - 禾 家搜集整理 [154]

忍三忍 - - - - - 尧 公搜集整理 [157]

■不 怕 鬼 的 故 事 “鬼见怕”变“怕见鬼” - - 尹文欣搜集整理 [164]

活见“大头鬼” - - - - 吴定华搜集整理 [165]

■动物故事 紫貂的传说 - - - - - 晓 木 [166]

■古典文学 青眉 - - - - - 林 岩 [169]

故 事 书痴 - - - - - 鲁 丁 [177]

■神话新编 太公在此 - - - - - 郑孝时 [181]

小舞台

■相 声 恭贺新禧 - - - - - 丁震宇 [192]

■二 人 转 小两口回门儿 - - - - - 杨维宇整理 [198]

让妻 - - - - - 彭际野 [205]

■唱 词 田头新风 - - - - - 刘书元 [210]

■中 篇 鼓 词 樱花记 - - - - - 依 群 [212]

■评 书 泥打西太后 - - - - - 固桐晟口述 [225]
咏 芙整理

■吉 剧 包公赶驴 - - - - - 王 肯 [235]

电影与电视

■电 影 说 唱 喜盈门 - - - - - 王 鲁 [250]

■电 视 剧 故 事 新岸 - - - - - 李永华 [263]

■影 坛 新 秀 “我，等于若干个” - - - - - 赫 历 [271]

——访青年演员潘虹

她爱的是虎妞 - - - - - 李文斌 [273]

——记斯琴高娃在《骆驼祥子》中的表演

■银 海 飞 花 艺术的隐喻 - - - - - 韩尚义 [275]

外国片名巧译 - - - - - 谭宝全 [276]

■电 影 知 识 巧妙的化妆术 - - - - - 新 颖 [277]

大家唱

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- - - - - 火 星 词曲 [280]

社会主义好 - - - - - 希 扬 词曲 [281]
李 焕 之

在希望的田野上 - - - - - 晓 光 词曲 [282]
施 光 南

祝愿歌 - - - - - 付 小 林 词曲 [285]
模

青春呵青春(电视剧《有一个青年》插曲) - - - - - 凯 传 词曲 [286]
王 酩

角落之歌(故事片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插曲)	—— 张弦、凯传 词曲 [288]
雁南飞(故事片《归心似箭》插曲)	—— 李俊 词曲 [289]
妈妈留给我一首歌(故事片《小街》主题歌)	—— 徐银华 词曲 [290]
军港之夜	—— 徐景新 词曲 [291]
摇篮曲	—— 马金星 词曲 [292]
漫谈音乐趣味(音乐杂谈)	—— 刘诗召 词曲 [293]
	—— 东北民歌 [292]
	—— 郑建春填词编曲 [292]
	—— 土羽 [293]

百花园

文人轶事	“粉面泛波涛”	黎 华辑	[296]
	少年于谦应对	姜德华辑	[296]
	马克·吐温在法国	于丁译	[305]
诗海撷珠·咏春		洁 辑	[297]
古诗填刊名		崔秀勇辑	[298]
谜语故事(三则)		刘 晔 暖	[299]
字谜一束		小 山辑	[300]
科普快板·土壤普查好处多		阜 新	[301]
天气谚语小唱		江 东搜集整理	[302]
绕口令(四则)		金 山辑	[303]
笑话·穷花子归我 醉猴		木 宾辑	[304]
寓言(三则)		喜欢奉承的老虎 狐狸的下场	井 林 [306]

公鸡和狐狸 - - - - - 于丁译 [307]

读者论坛 - - - - - [312]

美术

新春乐 - - - - - 井文画 [162]

篆刻艺术 - - - - - 王以忱 山谷 [278]

王红挖参(连环画) - - - 晓松改编 闻耕画 [308]

春到长白山 歌唱新宪法 - - - - 郑维汉摄[封二]

泼水节 扣林山守寸土 - - - - 曹延路作[封三]

东风朱霞 白山珍珠门 - - 李东辉 王树林作[封三]

金鸡唱晓(年画) - - - - - 杨茂时作 [封底]

姑娘们(木刻) - - - - - 翟路加作 [扉页]

封面设计 - - - - - 章桂征



文学园地



六篇

“王阎王”轶事

● 陈景河

他，死了。——一个多余的人，再不死，越发使人生厌。

七十三八十四，阎王不叫自己去。八十六了，还不肯去，地阎王厉害，硬把他给拎去了——人们随意地议论。他的死，似乎成了一些人的快事。

红白喜事，算村里的盛事，最容易显露人的才华。兰大个就是几经筛选出来的人才之一。果然，事情拿得起，想得到，这次的丧事办得也是汤水不漏，就听人那几句喀，流利得象说评词，得体得象老把式耕地：“生老病死，人人如此。不叫新社会，哪能有这么大年纪。又赶上四海归一，天下太平，年顺人和，团结安定，老人死也合目了。”

这顿喀，把围观者弄得静悄悄，邱四、秋红等人自然都点头称是。老石头有点听不下去，干咳了一声，装作清理喉咙里的痰。杨二嫂却厌恶地撇撇嘴。

正要摔盆起棺，老海头拄棍来哭了：“呜——呜——管

1

闲事落不是，好糊涂的老黑哥！你是去找咱哥哥老村长去啦！
呜！呜……”

兰大个皱了皱眉，心想，又来了个多余的，忙叫圆球般胖壮的邱四，客气地将老海头架到一边去。于是起棺，上山，下葬。
——从此，也许不会有人再记起他。

生下来就受苦，一辈子辛勤劳作，然后默默死去；波不起，浪不惊。这种人在农村多的是。别说上什么经传，十里以外甚至没人知道他。他临死传下的那句话，也只有在半开玩笑的场合，当作俏皮话冒出来，比如谁做了件破格的事儿，便有人戏谑道：
“老村长活着，敢吗？”

说了半天，仙逝者是谁呢？村上的人，多半叫不上他的大号，只知道他姓葛，因为他的侄儿姓葛。早年挡蹚子*，晚年给生产队侍弄参园，脸晒得黑黢黢的，不知从何年何月起，人们叫他老黑头。近年老迈了，上不了山，在侄儿家养老。谁知老人那么不省事，又糊涂得厉害，年轻时的长处没了，坏脾气却在，动不动跟人家干一仗，人称“黑阎王”。

说起来，这外号还是先从邱四那里叫起来的。邱四是邱队长的老疙瘩弟弟。那时还小，念书不中用，从生产队挖去两头嫩牛放着。

逢瓜遇枣，谁见谁咬。烧土豆，燎苞米，对放牛娃子，是家常便饭。一次，放牛的邱四闲极难忍，便又在队上的土豆地撅腕抠土豆，只听得“拍”一声，觉得腕上重重地挨了一棍子，邱四一惊，心想：“谁敢打我！”回头一看，是一张扭曲多皱的脸，一双发锈的眼。“呀，老黑头！”他一惊，一个高窜出十多丈。他定了定神，发现老黑头还用死鱼般眼睛挖着自己，便双手叉腰，故

* 挡蹚子：下套子，抓野兽。夏天在林中割出蹚子留着门，秋天在门上下套子，叫挡蹚子。

意向老黑头示着威。僵持了约半袋烟工夫，只听得老黑头霹雷一声：“老村长活着，敢吗？”

邱四吓得一哆嗦。然而，半桩子高的邱四，是“史无前例”中长大的，并不确知老村长为何人，更不知当年老村长和老黑头都在王德林*部队打鬼子，老村长救过老黑头的命，也不知老村长在时，村风的清正……他单单只恨对面那黑老头，怎么那么厉害？顺口骂了声“黑阎王！”——错把老头姓了黑。

这外号竟叫开了。兰大个尤其觉着这外号揭“疙楂”。这也不怪他，还怪老黑头的多管闲事。一天，远远的又来了客车，象往常一样挤作一团，兰大个年轻，身子轻巧，扒着车窗，腰一佝偻，就将上半截拔进了车窗。他正要把下半截拽进去，只觉得突然有两只大手攥住自己脚脖，“刷”一下，被薅下来了。他心想：“谁敢捉弄我！”回头一看，后面是一张扭曲多皱的脸，一双发锈的眼死盯盯地瞅定他。“呀，‘黑阎王’！”兰大个是个头面人物，在村中小有影响，他心里又恨又气，面上却笑眯眯的。何曾受过这样公开贬抑，他哈腰拾起掉落的灰帽，照手掌滑稽地拍打两下，哈哈大笑。那边黑阎王却认真得可以，用死鱼般的眼睛盯住兰大个，低声而有力地说：“老村长活着，敢



* 王德林：东北旧军人，九一八事变后，曾聚众抗日，后被打散。

吗？”

有人哧哧地笑了。兰大个脸上挂不住，因为文革斗“老走”时候，他在后头，也偷偷踹过老村长的腰……

醉人的春风来了，吹绽了河套边的柳毛狗，吹绿了地里的芨芨草。老黑头拄着铁梨木拄棍，走上野麦岭。他原来糊涂，上了山来，却不知来干啥，是蹢躅蹢躅吗？他用拄棍掘出一把小根蒜，心里划魂，今年是咋啦？都东跑西颠，怎么还不种麦呀？

他的梨木拄棍变了方向，折回村里……

三间瓦屋，通红的双禧字贴在窗上。这便是邱队长小姨子秋红的新婚之家，与邱队长家呈犄角形，卡住一个通衢大道。这儿原是队上的碾棚，如不是跟队长沾亲带拐，哪能得到这样好的房号。又有人说，邱队长早跟漂亮的小姨子挺好。

传言轶事，不去管它。且说这一天秋红家夹障子，来了不少帮工的。有锯木的、砍桩的、刨坑的，热热闹闹。眼见不很宽绰的道，桩坑又开出来了许多，使得这道越发窄巴，只容得下一只地蹦子*了。过路人免不了冷眼相视，却都碍着脸，默不作声。也有性直嘴松的，比如推车卖豆腐的杨二嫂，兰大个叫她“豆腐西施”的，很留意路的宽窄，便对着帮工的嚷：“哟，老天爷哎，不怕夹古死！”

兰大个正砍桩子，停下活接口道：“西施二嫂，明几个请劳大驾，来给我夹夹！”

“呸——”杨二嫂一听不是人话，狠狠唾了一口：“四大天王流鼻涕，不是醒世的东西！”于是高喊着“豆——腐——”去了，喊声里，裹着怒气。

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，女主人端着盆出来泼洗肉的水。新婚

* 地蹦子：乡间对手扶拖拉机的俗称。

不久的秋红，穿着绣有淡红花的紧身绿羊毛衫，胸脯高高的，显得丰腴、妩媚。半卷的袖口，露出了有诱惑力的细嫩的胳膊。丈夫去大连跑“长途贩运”了，这次的夹障子，全仗邱队长的“影响”，又有表弟兰大个张罗，活干得紧凑。头晌割来杆子，过晌拉线、挖坑，眼看就立柱埋桩勒棍子。看到障子有眉目，秋红心里乐滋滋的，向兰大个丢了个媚笑，兰大个却一反常情，向她发出警告的眼神。

原来不远处走来一帮非等闲人物。兰大个认得里头有县上的、公社的、大队的，象是什么检查团，大概刚喝过酒，一个个红头涨脸。他的头“嗡”一下，心想，老西子踩脚——坏了醋了。莫说砍碗口粗的杂木是违章的事，单是扩了障子一项，有人问津，也是吃不了兜着走。

秋红也有些心慌，端着盆，怔怔的。干部们一路唠着，迈着京剧那种八字戏步，缓缓走来。看来，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不是吃素的，似乎没有留意路的宽窄、障子的用料、以及兰大个等帮工的存在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瞧当院水灵灵的新媳妇。他们中有人悄声对话：

“这是谁家呀？好漂亮的房舍！”

“嗨，你还不知道呀？邱队长的小姨子儿家呀！”

“老邱……嘿，真有艳福！”

“哈哈！”“哈哈！”有人节制地笑着。

“进屋坐会儿呗！”秋红甜脆地向干部们发着邀请。

“不啦！不啦！”中间有认得秋红的，赶忙地答道。

说罢，他们统统从障子旁过去了。

这时节，从三里之外的野麦岭上，来了一个芥豆之微的人物，也许读者已经把他忘却了，他左手拄着那根铁梨木拄棍，右手攥着一把白生生的小根蒜，看来象是拿家抹酱吃的，八十六岁了，牙口还壮着呢！——老黑头查看完墒情，径直朝邱队长家走

来，他要向队长提个醒：该种麦了。

他害着气管炎，一走急了，就“齁齁”直喘，离老远都听得到。兰大个最先听到那“齁齁”的声息，不由停下了手中的活计，虽不象方才干部队伍路过时那么紧张，但也隐隐预感到不祥的来临……

老黑头的眼力不大好，只觉得前头影影绰绰似有人晃动，他走到跟前，手遮老阳，一瞧，心里纳闷：邱队长家几时起了这么高壮的障子，一色的柞木棍勒的，他仔细一打量，障子又向外扩了一步，心里便不大受用。转身瞧对面，嗨，正在夹障子，一打量那埋桩的坑，向外移了三尺多……老人的“齁齁”声更大了。兰大个知道“黑阎王”要发作，赶忙恭上一杯浓茶，他知道老人爱喝茶。

老黑头向后蹭了半步，挺直身子，语气出奇的平和，对兰大个说道：“你先闪闪……齁齁，……这障子……老村长活着，敢吗？”

沉默一阵，没人搭话。这些人人都知道“黑阎王”的糊涂劲儿又上来了。兰大个作了个鬼脸，将擎着的茶送回屋，然后抡起斧子，去砍桩。老黑头却来了一手绝的：铁着脸，挪蹭着身子，一屁股坐到将要埋桩的一个坑上。

这种原始的反抗形式，把一个帮工的笑岔了气。此时的邱四，已经长得象个地缸子，气得两眼象铃铛。

于是这些男女轮番地冲上去“轰炸”：

“老黑爷，大处不见小处怪，您老别生气，酒要一壶乎，菜要一碟乎，包在你侄我身上。”兰大个知道老黑爷还爱“迷溜”一盅，半开玩笑地耍着贫嘴。

“老黑爷，到屋等着喝酒吧！我给您炒两个菜。”新媳妇秋红，带着一团粉脂的幽香，话说得甜脆、亲热。

“啊呀呀，可了不得，我的黑爷爷哟，你是坐哪儿呀，冰凉啊……怎么成了老小孩啦！”队长的小老弟邱四，嗓门大如牛，象

个球似地滚过来。

接下去便是队长的姨，队长的舅，队长的老丈人，队长的连襟……纷至沓来，象蚂蚁发现了一匹老蚂蚱。“老蚂蚱”却并不容易搬动，——象团糟糠，碰不得，拽不得。

兰大个又调来两个特种兵：一个是队上的会计，白净脸，一笑俩酒窝，来证明障子的夹法是队上答应了的；另一个是老黑爷的侄媳妇，挺秀气的孝女，急得哭了起来。然而，没有用，那老黑头耳聋眼花，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气得邱四要动手，老黑头挺起梨木拄棍……大约邱四还记得屁股上挨的那一下，没敢张狂。

眼见日头偏西，正当春头，谁家没有一摊子事呢！兰大个急得抓耳挠腮，突然听到大道上有地蹦子的“彭彭”声，他灵机一动，打发邱四去了。

那地蹦子象只刀螂，“彭彭彭”，昂着头，发着威，逼近前来。

“喂，老黑爷！看，来车了，起来吧！”邱四尖着嗓，得意地喊着，因为地蹦子再行走一步，就会压上老黑爷伸着的脚。

喊的、叫的、劝的，加上地蹦子“彭彭”，一时声势很大……然而，终于没什么用处。约折腾了一袋烟工夫，地蹦子打着倒车，退出战斗。正在忙乱之时，兰大个突然招呼大家收拾家巴什儿，把坑填好，障子不夹了。不到五分钟，人走院空，只剩了几个瞧热闹的孩子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许是确信这障子不能再夹了吧？老黑头站了起来，把定拄棍，得意地吼道：“公社管不了你，大队管不了你，我就要管管你！”说罢，一扬手，手中的小根蒜越过障子，落到邱队长院里，最后，他对着那高壮的障子又吼一声：“听着，该种麦了！”

他蹒跚着，去了。几个好奇的孩子，仍旧跟着，一直把他送进老海头那低矮、黢黑的小屋。这是老黑头例行的公事：每天都来看看卧病的老海头。老海头是老村长的孤鳏弟弟。



不知道上了岁数人屁股沉，还是老海头又跟他谈古了，日头卡山时，老黑头才从老海头小屋磨悠出来。

老黑头只管低头走路，仍旧“齁齁”地喘着。走着，走着，怎么觉得象进入了幽谷，他拄定梨木棍一撒目，愣了：秋红家的障子不知啥时候夹起来了！他只觉得眼前金花乱迸。突然，他来了一股劲儿，

“蹭”一下蹿到障子跟前，举起梨木拄棍，照准一根粗壮的桩子，“啪”一声扣过去，拄棍竟一折两段，那梢头的一段，带着啸音飞向院内，秋红正出门抱柴，耳听得“嗖”一声，一截红亮的梨木棍落到她脚下，还象陀螺似地在旋转，她吓得“妈呀”一声。抬头一看，障子外，一张扭曲而多皱的脸，一对死鱼般的眼睛直瞪着她。她“抽溜”一下，回身进屋，却不料自己那绵软的胸脯，被人用手抓了一把，火辣辣的热。她一看，是兰大个，脸一红，顾不得其它，忙说：“看看去吧！来了！该死的！”

兰大个莫名其妙。出门一瞧，障子外“黑阎王”正仰面朝天倒下去，幸亏老石头在后头接住了。兰大个也“抽溜”一下磨回屋来，脸色有点发白。

障子风波后，便没见老黑头出屋。

他，终于死了。一个多余的人，再不死，越发使人生厌。

丧事照例由兰大个操持。那条只容下走地蹦子的路，是无法